

186
50
31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三五函

三架

三號

五冊

校刻
漢書評林

廿五

出字

茅坤曰買誼本漢才臣與屈原異指而史遷特以誼營為書弔原故併為一傳而其序本末處尤略漢書特載治安諸疏所區畫漢得見三代以下罕見者于今千載之間種種若几上事也為多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八

賈誼傳第十八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

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平第一。故與李

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徵以為廷尉。廷尉廼言

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

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遺議事。諸老先生未能

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

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

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

廼草具其儀法。師古曰草謂創造之。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

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師古曰自以為不當改制。然諸法令所更定。

詠引而高誼不
能張文帝通能
漢高祖乎是故
任其咎者文帝
與絳灌諸臣其
能辭諸
隆按賈誼見疏
以絳灌故而其
論事迥拳拳於
絳灌遠繫之事
賢者之用心哉
茅坤曰于此却
提屈原楚賢臣
也六字以下云
云殊倍洗發
吳訥曰按晦翁
其志惜其才而
狹其量云
潘濂曰帝憐誼
才而愛其量是
故投諸艱難之
中以深折其驕
大受也然後引
以自近如是而

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
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絳灌張相
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 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
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
太傅。誼既以適去。師古曰適音適 意不自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
陽海山北。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
騷賦。師古曰騷遭憂而作此辭 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
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師古曰諭論也 其辭曰。恭
承嘉惠兮。嘉惠謂詔命也。 埃罪長沙。師古曰埃古俟字 仄聞屈原
兮。自湛汨羅。師古曰汨羅水名在長沙羅 造託湘流兮。
散弔先生。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 遭世罔極兮。廼隕厥
身。張晏曰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 烏辱哀哉兮。逢時不祥。師古曰
音呼 鸞鳳伏竄兮。鳴鴉翔翔。師古曰鸞鳴怪鳥也鴉惡聲之鳥

已爾汨羅耗論
誼果何為者耶
茅坤云以下並
憤辭之辭
隆按韓非子云
莊驕為盜於境
內原所謂驕者
正此若西南傳
莊驕者莊王之
裔蓋別一人云

其誰語師古曰猶拂也 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
去。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 襲九淵之神龍兮。師古曰襲重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
勿淵潛以自珍。師古曰勿音味 佞鳩類以隱處兮。師古曰
其誰語師古曰猶拂也 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
去。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 襲九淵之神龍兮。師古曰襲重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
勿淵潛以自珍。師古曰勿音味 佞鳩類以隱處兮。師古曰

許應元曰諱曰
以下各屈原不
能全身遠害故
也顏說非是

其誰語師古曰猶拂也 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
去。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 襲九淵之神龍兮。師古曰襲重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
勿淵潛以自珍。師古曰勿音味 佞鳩類以隱處兮。師古曰

稽。句踐伯世

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於此山。故曰棲也。

斯遊遂成。卒被五

刑

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伏五刑。

傅說胥靡。廼相武丁

相

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解在楚元王傳。

夫禍之與福。何異糾

纏

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繩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纏。索也。師古曰。纏。音墨。

命不可說。孰知其極。

水激則旱。矢激則遠

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去遠。

萬物回薄。

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塊北無垠

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塊北。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塊。音烏。朗反。

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師古曰。以冶鑄為喻。

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

足控揣

化為異物。又何足患

師古曰。患。合韻音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

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

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夸者

死權。品庶每生

臣瓚曰。謂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憊迫。

之徒。或趨西東

孟康曰。憊。為利所誘。誅也。迫。迫貧賤。東西。利也。師古曰。誘。誅之誅。則音成。或曰。憊。憊。音丑。出反。其

義兩通。而說者欲改

字為鉢。蓋穿鑿耳。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僂若囚

拘

李奇曰。僂。音塊。蘇林曰。皆人肩。僂。僂。音欺。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臣必

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篇及

開元文字。有作僂字。並音寤。疑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反。

人遺物。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好惡積意

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慮

也。臣瓚曰。言乘懷好惡。積之心意也。

釋智遺形。超然自喪

服虔曰。絕。盡。弄智。而亡其身。師古曰。喪。合韻音先。郎反。寥廓忽

荒。與道翱翔

師古曰。荒。音呼。廣反。乘流則逝。遇坎則止

而止也。張晏曰。謂夷

易則仕。險難則隱也。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

兮若休

師古曰。澹。音徒。澹。反。觀澹摩若深淵之觀。汎摩若不繫之舟

與靜同。汎音敷。劔反

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

也。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芥。何足以疑

師古曰。帶。芥。小。便也。帶。音

也。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芥。何足以疑

師古曰。帶。芥。小。便也。帶。音

也。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芥。何足以疑

師古曰。帶。芥。小。便也。帶。音

也。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芥。何足以疑

師古曰。帶。芥。小。便也。帶。音

也。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芥。何足以疑

師古曰。帶。芥。小。便也。帶。音

劉攽曰。早讀曰

茅坤曰。遲速有

隆按曰。大人曰

德人名。雖不同。而類則一。不必問其得道之淺深矣。盧舜治曰。所謂大人者。相如惡。足。以知之。若賈誼。鵬賦。真知大山。蘇氏論也。此眉山楊慎曰。漢書作。僂。若。囚。拘。史記。作。僂。若。囚。拘。當。漢。所。見。異。辭。當。各。從。本。文。解。之。

唐仲友曰治安策不因前席不

又曰治安策不為文帝當時說

謝枋得曰李義山詩云可憐夜

蒼生問鬼神此一句道破文帝亦有愧矣

隆按是時匈奴一段先提時事為疏陳政

事張本張或曰治安策可謂通達當世

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

楊維禎曰賈生治安策其為文

帝規畫治體圖謀遠慮大抵害

陳而利以見李塗曰賈誼政

事有問架底唐順之曰此文

則迥出左傳國語不類矣

王世貞曰治安之於事也原道

之後勿伍矣機防曰本末宏

論雖未免純駁以前未有言及

丑芥 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齋坐宣室
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齋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我福釐音禱師古曰禱福也借釐字為之耳音受神之福也
 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
 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
 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廼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
 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師古曰漢朝問是以國家之事
 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
 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
 匡建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其大畧曰臣竊惟事執可為
 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
 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師古曰言不可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
 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諛不爾而假言之是諛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
 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千故反火未及燃因
 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
 搶攘蘇林曰搶音濟濟踰踰不安貌也音灼曰搶音倫吳人罵楚人曰搶攘曰倫倫攪亂貌也師古曰音音是搶音仕庚反攪音女庚反非
 甚有紀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
 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
 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
 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
 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
 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
 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
 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

後故云云

林希元曰夫樹國以上是泛論以下方入題說可為痛哭按自此下應前諸侯王僧擬提案

茅坤曰然而以下緊處隆按數年之後

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執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鄭說是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與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梁陽也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法有告天子春秋鼎盛鼎方也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師古曰其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者。虜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

數句與上抱火積薪數句相顧王宋沐曰漢與買誼博極詳籍抱王伯之略為文帝陳治安其言諸侯王執驕悍易生變後七國果反匈奴患不可不備單于果數侵苦漢邊史淮南王三子恐望不宜分封後果反淮南子為創諸所論事皆關切世故達以此稱誼通達國體

唐順之曰文字冷妙處全在此等

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萋。操刀必割。孟康曰萋音衛日中盛者必暴萋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費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萋謂暴曬之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到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到到頭也墮音火規反到音工鼎反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也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殺

雜也併音 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 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

步鼎反 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執為 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廡得

舍人 師古曰廡與僅同 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

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廼

三四十縣惠至渥也 師古曰惠古德字渥厚也音搯 然其後十年之間反

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 師古曰角校也競也

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

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 蔡謨曰諉者託也尚

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 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

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

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

即位能為治庠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

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 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 慮亡

隆按陸下之與諸公二句應上與諸公併起數句又非身封王一句應上割膏腴之地數句又擢入一步設難

王維楨曰誼歷數四事反覆設論謂帝為不能猶有三代遺直

陸按此下應前制度疏濶提案

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 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 擅爵

人赦死鼻甚者或戴黃屋 師古曰天子車蓋之制 漢法令非行也

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 師古曰不

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 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

而起 師古曰言驚愕也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 如馮

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 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 師古曰

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 師古曰領理也 故疏者必

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

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 師古曰易其

其法制使不然 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

古禍字 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

一朝解十二牛 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 而芒刃不頓者

師古曰芒刃謂刀之利如毫芒也頓讀曰鈍 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 師古曰解支

師古曰芒刃謂刀之利如毫芒也頓讀曰鈍 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 師古曰解支

隆按故疏者三句總收上文親疏二段

林希元曰異姓負疆而動指韓彭陳豨而言同姓淮南齊北言

威日此言當以亦因治諸侯王而救之耳其實

言未免有偏

言未免有偏

言未免有偏

真德秀曰太史公云賈誼是錯明申商熟味此疏誦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為申商者讀至諸侯王皆體髀等語而後知之

林希元曰亦形而不強故不反也又曰以二令字反言極切牙坤曰絕古今之議隆按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此段

綱領從前許多議論皆是此意此下天下咸知陛下之明之廉之仁之義四段止衆建諸侯之効厥後諸錯主父偃之謀本此真德秀曰此天下之善謀也使文帝早用其說安有七國之變誠若是處之則誼所謂斤斧者亦不必施矣至武帝始用主父偃策令諸侯得推恩子弟以熄諸侯王之禍然其弊也至于削弱已甚無以制外戚之變此矯枉過直之罪非誼之策失也

反 至於體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髀股骨也。髀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體音寬。髀音陞。

又音必。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

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

芒刃。師古曰。嬰繞也。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

不可也。晉灼曰。二國皆反。誅何不。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

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

精。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

又反。晉灼曰。用。役用之也。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

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

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

王。今雖已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執可亡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

而居。雖至今存。可也。晉灼曰。事。執可存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

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

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

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

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豫設

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

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

之。師古曰。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

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

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

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

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

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曰背。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

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者，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

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

而安。植遺服。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服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

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也。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師古曰：應孟二說皆是。當時大治。後世

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

方病大瘡。如淳曰：腫足曰瘡。師古曰：音止，勇反。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

幾如股。師古曰：幾，並音巨，依反。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

痛也。音丑，六反。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

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為治也。病非徒瘡也。又苦跋蹙。

師古曰：跋，古蹙字。音之石反。足下曰蹙。今所呼脚掌是也。蹙，古戾字。言足蹙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

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

劉牧曰：合注，王之子少之子，二字。

隆接此段應前，匈奴強侵邊，提

又按此段論制，匈奴凡二篇，實

宋祁曰：浙本註，云非休傷病也。

王者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齊悼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

師古曰：廣立藩屏，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師古曰：偪，古逼字。

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跋蹙，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

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

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侮，古侮字。

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言不可止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

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操音千

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

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直倒懸而已

師古曰：直，讀曰但。又類辟且病。疾。服虔曰：病，癖不能行也。師古曰：癖，足病，非風，辟音壁，非音肥。夫辟

者一面病。疾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

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獲寇，不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難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大，皆當自為戰備。斥侯望烽燧

樓昉曰醫能治之句此誼自謂

真德秀曰新書以主匈奴下陳三表五餌而史削之

隆按今不獵猛獸之失與前射獵之娛一段相應真德秀曰按新

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樓檣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張晏曰晝舉烽火燧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則燧燧夜則舉烽火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豎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豎者誼自謂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思將何所窮極也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師古曰無治安之具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師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事具匈奴傳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菑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

書此也下一節天子之相號為丞相諸侯之相號為丞相云云是臣主非有相之之分尊卑之經也此為長太息者此也而史削之曰只舉兩極小事而風俗之極奢極靡盡見之矣隆按以奉一帝一段收結上文且帝之身一段又接上意而申言之茅坤曰就文帝所自為節儉處洗發

賣僮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如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褻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裘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師古曰閑中閑賣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師古曰縠者織為斧謂以偏諸縠著之也縠音步千反美者繡繡師古曰繡者織為斧形繡者刺為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師古曰被音皮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自衣阜綈師古曰綈也音徒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師古曰夔庶賤也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

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

然而獻計者曰母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如淳曰好夫

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師古曰昌犯也進

計者猶曰母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弄仁

恩。師古曰謂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

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

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肌贅非應所有也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師古曰

一說貸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也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師古曰

曰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耰言憂。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服虔曰

也張晏曰諄責讓也師古曰諄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

倨無禮之甚也音步併音步鼎反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

也師古曰稽音工奚反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有利而

異於禽獸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厭師古

曰蹙謂拔而取之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所求者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

仁義之厚。師古曰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

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

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曩之為秦者

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

相競而上亡制度。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

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

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剽音擄擣兩朝之器。如淳曰擣取也兩朝高祖

音寢又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矯偽

者出幾十萬石粟。服虔曰吏矯偽徵發盈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

也幾音鉅依反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

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歛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

唐順之曰數句說盡薄俗

劉攽曰脣或作唇

隆按此下亦應案前制度疏濶提

一本朝入廟

真德秀曰是時張蒼為丞相蒼

也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爾
唐順之曰節次
整然
茅坤曰教太子
一節此則賈生
鑿秦二世之患
而所請猶三代
之大首議
王宗沐曰誼論
教太子稱秦所
以亡皆由引用
文法之吏授太
子因拳拳周人
保傅之問而景
帝卒師龜錯用
法刻深文帝寬
厚之治索焉使
誼言得行何以
及此
楊慎曰少成若
天性此言先于
伊洛其理無異
而辭旨尤淵宋
人乃謂漢唐人
說道理如說夢
經矣

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傅輔也。道
導。讀曰。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
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故廼孩提有
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逐
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
有道術者。以衛翼之。師古曰梯音徒繼反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
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
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
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
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師古曰嘗曰嗜
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命學禮曰。帝

樓昉曰曰廼生
曰少長曰既冠
見得頃刻不曾
放過

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
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
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
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師古曰踰與踰同謂越制帝入太學。承
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
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
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
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徹膳之宰。師古曰徹膳之事
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諫者則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箴無目者書之於木敢
也。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
無大過可耻媿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
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遙反春秋

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

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齊又作茨並音律私反趣中肆夏師古

日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步也凡言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中反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

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

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

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

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

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

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

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

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

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

唐順之曰此節以三代對秦晉與德秀曰景帝為太子以博局提殺吳太子實基異時之禍故誼惡惡言之其為深切

隆接夫三代所以長久二段本

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

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

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

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

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

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

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

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

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

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此時務

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

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

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

兩部語而結言之與前何二代所謂其故可知者以此又按此段綱領在早諭教與選左右二句上與德秀曰誼欲選左右開以道術智誼之指而文帝適使吳錯以術教太子而帝號能受諫者嘆也

真德秀曰此時務也止當是太息之四

一本生作至

隆接為人主計
以上以禮法對
說以下言當舍
刑罰而取禮義

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暴。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師古曰。馭與驅同。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

邪經邦曰帝非
不知仁義法令
之美惡特以惑
於他岐無自固
之志誼非無見
而云然也

真德秀曰以觀
息之也止當是太
隆按此段亦應
前制度疏濶提
案

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

徐中行曰文帝
仁柔之過不患
其不忠而患其
忠之過也吳王
不朝而賜以几
杖張武受賂而
賜以金錢南越
叛而與之厚
禮以誘之因其
忌而不投縱鼠
豕行鼓牙掉舌
釀成七國之變
未必不由買生
忌器啓之
隆按爲主上豫
遠不敬與橋大
臣之節二句此
段綱領
一本今作令

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斃音千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別答僇弄市之法。蘇林曰僇音屬然則堂不亡陛

劉奉世曰趙高
殺二世蓋又以
法定其罪
隆按夫嘗以在
貴寵等句提出
說轉
林希元曰此亦
有激之言未盡
善
林仲友曰誼學
出管子專欲以
智力防後世與
王者規模亦別
只是論德教與
教太子禮大臣
近之

又按此以上是
說爲主上豫遠
不敬應前

辱。被戮辱者。不泰迫辱。師古曰迫迫天子也廉耻不行。大臣無適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辱。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閭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履中之藉也音子余反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師古曰縶謂以長繩係之也縶音先列反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理刑司罰之官編次列也寇小吏。冒罵。而榜答之。師古曰榜音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林曰。知具有。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師古曰行音戶剛反

白樂天曰漢興四十歲萬方大誼非不見之所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憤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元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聖書之史策為美談

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憚師古曰意讀曰喜音許吏反意好也好為志氣也 嬰以廉耻故人矜節師古曰嬰加也矜尚也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為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上陳廉耻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此謂比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群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拔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音扶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

天下之輜重兵賦以事匈奴劉相陳公孫賀之韓楊之不得其死生之所料若持券而合比可痛哭者為熾生之言可不謂深且長乎 隆按是時丞相一段單承敬大策案 隆按初文帝一為段亦先提時事本為誼復上疏張

權柄不須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復制御也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上無所失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言何反久行無階級之事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師古曰誼上太息者六今至此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撥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傳二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植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

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

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黑子也著音直略反如黑子之著面

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節

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

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為刺音謂以為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

誼諸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斬讀與莖同謂莖刈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

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畢以為王而天下安師古曰畢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

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縣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應劭曰自悉其家資

樓中道衣傲謂
唐順之曰又一
衣句應上異布
樓助曰自悉而
補中道衣傲謂

中道衣傲則自
悉其家資而補
陳仁子曰賈誼
封建侯王子弟
未考三代之制
古者建國公侯
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壤
地既定各無邪
心誼若按古制
分天下為五等
自可杜淮南齊
北之謀何至七
國削而叛叛而
討者
樓助曰謂之日
二世利非誼本
樓助曰夫秦以
卜節進一節

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

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

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孟康曰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

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鄭潁川縣也鄭淮

陽包陳以南捷之江音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則大

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

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

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

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

力以除六國之旼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如淳曰但

皆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旼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

宿旼孰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

洪邁曰誼上言
生為明帝沒為

宿旼孰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

皆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旼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

力以除六國之旼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如淳曰但

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

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

明神效言傳之
老母弱子又自
其謂為愚幼不
月可謂指斥而
帝不以為過誼
蓋誼出于至誠
而不盡言觸忌諱
而接其民一段
土撫其民一段
作復上統結案
時又封淮南二
句又先提時事
本為下文上疏張

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
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 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師古曰財與裁同咸 從其言。文帝於是從誼計。廼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
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
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
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
孟康曰接音挾挾持 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瓚曰。謂以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爾。曾不與
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
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
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
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廷 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
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 白公勝所
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
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事見春秋傳。 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

隆按此疏僅僅
數語爾而意轉
展詞迫切自是
漢初文字
隆按年三十三
矣有惑惜意且
與前年二十餘
及壽不得長相
應
隆按班掾歷次
諸王始末於買
誼諸疏之後作
一傳結案見其
言悉驗
屠隆曰賈生抱
長材習則古今
治亂稱開美士
第才識英朗器
局未定不無跌
宕喜事之習所
以窘步
茅坤曰深褒忠
含賦
林希元曰誼言

剡手。以衝仇人之匈。
師古曰剡利也音弋再反 固為俱靡而已。
師古曰與仇人俱滅斃也 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
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 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
師古曰資權則當危漢 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
師古曰刺諸荆軻秦皇事見春秋傳及燕丹子也 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
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
李奇曰文三王傳言揖此言勝為有兩名 誼自傷為傳無狀。
師古曰無善狀 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廼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
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 西鄉

三代秦漢之事 真有補于治道 班氏謂其通達 詞氣多是矢口 成言殊不費力 蓋與蘇秦立譚 遊說之語相髣 髴要不可以操 觚綴文論也 陳道曰賈誼有 疏密太過處惟 文帝受盡言史 臣謂誼之言亦 略施行然文帝 為無助 何孟春曰誼嘗 欲改正朔易服 色定制度與神 樂草具其儀法 色尚實用五為 官名更奏之今 新書略不見焉 益足徵孟堅所 謂五十八篇者 散秩多矣

漢書卷四十八 賈誼 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 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 嘉最好學。世其家。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 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伊尹。管。管仲。使時見用。 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 以移風俗。師古曰。躬。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詞。誼之所陳。略施行 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 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 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 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 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 婢。以壞其服。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 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 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 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九

爰盜鼂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 下作朝。蓋通用耳。

爰盜字絲。其父楚人也。師古曰。盜。音一浪反。故為羣盜。徙安陵。師古曰。徙。音古。

曰。群盜者。群衆也。高后時。盜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盜兄噲。 任盜為郎中。如淳曰。盜為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中也。絳公為丞相。朝罷趨出。

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盜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

曰。社稷臣。盜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

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人主雖亡。其法 度存。當奉行之。高祖。高祖。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 呂。是從生主之 欲不與亡者也。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

帶。師古曰。言 微細也。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 兵權之本。弗能

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古曰。 如似也。

隆接爰盜鼂錯 兩相讒殺卒之 錯死于盜而盜 亦不免于刺者 之手是固有天 道哉史家合傳 之意以此 又按盜傳本史 記文稍刪易數 字 又按盜兄噲 暗伏絳侯望盜 案 李德裕曰當呂 氏之世陳平用 辟疆計權王產 祿絳侯若不與 同而制其兵 柄劉氏豈危未 可知也乎其後 社稷臣請室盜 雖明其死罪而 謂陷之徒有救 後生之徒有救

焚之力且非曲
突之義揚子稱
盜忠不足而談
有餘斯言當矣
盧舜治曰絳侯
居擁立之後莫
非疑地盜先端
之問欲實臣主
於隙造間售欺
使帝不得安莊
勃不得與非
不門外之禍非
不幸也
隆按袁盎斥絳
侯非社稷臣矣
已而明其死罪
論淮南王可削
地矣已而止其
遷蜀此亦引大
體慷慨處

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盜曰。吾與汝兄善。今兒廼毀我。師古曰。望。實怨之也。盜遂不謝。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買証傳。諸公莫敢為言。唯盜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盜頗有力。絳侯廼大與盜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居處驕甚。盜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盜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聞於天子也。上輟食。哭甚哀。盜入。頓首請罪。師古曰。自責。以不強諫也。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盜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

隆按不足以毀
名應上有殺弟
名句

劉子登曰方漢
大臣誅諸呂迎
文帝帝與宋昌
決策而來豈有
許由之志哉再
謙之讓姑欲再
謙盡力爾盜乃
謂過許由之讓
諂諛甚矣豈不
張帝之驕心哉
隆按先提常引
大體慷慨一句
為之綱下文三
句即其目也

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盜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師古曰。睫。目。謂睡寐也。旁毛也。交。睫。睫音接。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顯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讓天下於由。古高士也。堯由不受也。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廼解。盜繇此名重朝廷。盜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盜。盜患之。盜兄子種為常侍騎。諫盜曰。君眾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謂。毀之言其過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盜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

李德裕曰袁盎
奇而危
一本作刀鋸餘

李德裕曰袁盎
惟正慎夫人
席塞梁王求嗣
此二事守正不
撓忠於所奉
及坐郎署似不
成語與上句了
不綴屬必須曰
郎署長布席
一木无長布席
三字

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

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

峻阪。盜搯轡師古曰搯與擊同。上曰。將軍怯邪。盜言曰。臣聞千金

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百金之子不騎衡

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

六飛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

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

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及坐郎署長布席。

盜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盜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張待之故得卻慎夫人

坐也師古曰卻謂退而昇之也。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盜因前說曰。

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廼

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

以為慎夫人。適所以過之也。獨不見人豕乎張晏曰豕夫

陸倕曰愛士卒
先虛言之下文
即其實也

王祿曰史記亡
何作亡奇容齋
義謂亡何亡奇二
奇二字古者通
用實一義耳觀
漢書賈誼傳謂
大龍大何新書
謂大龍大奇可
證也
盧舜治曰盜愿
請問者蓋欲以
錯惡密啓嘉而
嘉慮其以與私
事見告難以區
處也故拒之云
云爾
牙坤曰饋使直

於是上廼說。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盜金五十斤。然盜

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師古曰調遷也音徒約反

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

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如淳曰種稱彼不叔父字曰絲

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

王母反而已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

厚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

上謝。盜還媿其吏師古曰媿不見禮也。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

相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間師古曰欲因問陳私

有所白也。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

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盜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

陳平絳侯。丞相曰。不如。盜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

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廼為

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廼為

而少蘊籍王憐曰袁盎與
盜之請問蓋欲以錯惡密啓請
耳異時嘉獎請
誅龜未必不自
盜日夜從與之
故奈何帝爲錯
言先入嘉奏沮
格發憤而死非
盜有以誤之乎
凌約言曰盜之
直諫嘉之善納
皆有長者風
隆按先叙盜素
不好錯一段爲
下兩相讓害張
本茅坤曰此一着
而恐錯不免狹
而祗之
許應元曰盜仁
愛得人附故丞
史既爲之解而
又有以錯謀告
之者

材官蹶張。遷爲隊帥。如淳曰隊帥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
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
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
師。古曰。日日而君自閉。籍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師古曰。籍。爾
得聞異言也。而君自閉。籍天下之口。而日益愚。也。言其炎反
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
人。迺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爲上客。盜素不好。鼂錯。
錯所居坐。盜輒避。盜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
及孝景卽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盜。受吳王財物。
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錯謂丞史曰。
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爰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
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
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盜不宜

盜接續入從史盜侍兒一段爲
下文從史報盜地
茅坤曰。有非常不慮以故。後有
隆按。校爲司馬史記作校尉。司
馬。爲是豈爲尉二字音相同。而
誤歟。宋祁曰。古本士
卒。下有乏字。今削之。無害

有謀。如淳曰。盜大臣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盜。盜恐。夜見寶
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廼召盜。盜
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上拜盜
爲泰常。寶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
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盜
以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
百人圍守盜軍中。初盜爲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
曰。婢。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
者通。廼亡去。盜驅自追之。師古曰。驅。馳遂以侍者賜之。復
爲從史。及盜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盜校爲司馬。師古
校中之司馬所領。廼悉以其裝齎。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齎
士卒正當守盜。自隨者也。醉者不雜。言其醜。謂所齎衣物
也。釀汁滓合之酒也。音牢。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
卒。卒皆臥。師古曰。陬。隅也。飲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

深二句是概錯
之生平史記應
林駟曰故百石
與此註異接錯
以掌故遷太子
舍人豈有自六
百石而為百石
者乎此註六字
蓋衍文也

隆接買誼治安
之道也
見卒如此釀禍
茅坤曰錯之所
此七國之削在
根東宮之幸包
句來錯所以根
術數由其學本
不商云四知字
隆接買誼治安
之道也

策論教太子惟
以仁孝禮義而
錯惟以術數文
帝擇師舍誼而
用錯所以卒貽
七國之禍
黃震曰錯言兵
事徒民實塞等
議詩有文華
唐順之曰錯言
邊事諸書深究
利害之實不當
以文字觀之

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廼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師古曰。言何用知事。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師古曰。說謂所說之義也。

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臣瓚曰。茂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有皆是智算。若囊囊之盛物也。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師古曰。益奮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永挫折也。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

茅坤曰按地形以畫兵器之利孫吳以來所未發明者林希元曰此疏者言用兵三急又添入將知兵若擇將為兵家四要未言匈奴中國長技歸重於處置降胡義渠一事此其大主意也說出兵家利害華夷虛實大略无遺又世之一切當真經唐順之曰此文最古尚似孫武子

曰底與 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办之急者三 師古曰合办謂交兵 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東之水 師古曰漸讀曰濶謂浸也 音子 山林積石經川丘阜 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 山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 師古曰曼延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 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 師古曰遠離也 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 師古曰萑葦亂也葦葦也蕭蒿也葦音完 山木蒙龍支葉茂接 師古曰蒙龍覆蔽之貌也龍音來東反 此矛鋌之地也 師古曰鋌

有也字

隆按此上言得地形

隆按此上言卒服習

隆按此上言器用利

茅坤曰以蠻夷攻蠻夷亦孫吳未見之言 陳仁子曰凡事不貴術數獨兵

鐵把短矛也 音上延反 長戟二不當一 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 弓弩三不當一 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 師古曰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 師古曰金鉦也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也 此不習勒卒之過也 百不當十 兵不完利與空手同 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 射不能中與亡矢同 中不能入與亡鏃同 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 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五不當一 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 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 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 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 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 師古曰易平也 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 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 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 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 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 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

不厭術數奇正

拙巧變化无究

何可一以正律

之故錯所謂不

兵三急者雖不

假術數亦可至

於以變夷攻使

夷直以詐相塞

以罪人實劫此

直以威相劫也

兵家所不免也

吾故曰錯之術

數輔太子則非

言兵事則長戰

劉奉世曰長戰

忍誤或者勁弩

如今九牛大弩

以槍為矢故可

射疏及遠也然

戰有鈞又不可

射有鈞又不可

射有鈞又不可

射有鈞又不可

射有鈞又不可

射有鈞又不可

射有鈞又不可

射有鈞又不可

射有鈞又不可

射有鈞又不可

射有鈞又不可

射有鈞又不可

射有鈞又不可

射有鈞又不可

射有鈞又不可

射有鈞又不可

射有鈞又不可

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險

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

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

輕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

師古曰。撓撓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撓曲也。弱也。音女。數反。其字從木。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師古曰。疏。遠也。

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

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

材官驍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驍音馬。驍之驍如淳曰。驍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驍射之

材官也。射者驍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驍謂矢之善者也。材官有材力者。驍發驍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準

音牛。列反。即謂檝也。則匈奴之革筒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

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檝。一曰革筒。若檝木。下馬地。鬪。劔戟

薦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等音息。鬪反。相接。去就相薄。師古曰。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師古曰。給。謂相連也。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

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

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

以彊為弱。在倂叩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夫

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夫

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

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

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

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

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

長技。衡加之以衆。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衡即橫耳。此萬全之術也。傳曰。

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

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

令。上書言兵體三章。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聞之。書言狂夫之

言。非隆謙好善

詞又溫厚如此

小臣而帝賜以

璽書而不名

真德秀曰。家令

將所難者。尤在

處所難者。尤在

胡兵相為表裏

而唐卒以此受

此然沙陀之衆

鎮之兵抗賊即

沙陀之兵抗賊

宗末年往唐昭

方露主意。至

攻蠻夷也。此

隆按今降胡以

義渠而設。胡

是為處置。降

求萬全之策。正

言勝不可保。必

以下又轉一意

林希元曰。雖然

之主哉

唐順之曰敘事
錯綜古實
林希元曰此篇
是見當時發卒
備胡之不便故
建議募民實塞
下以省屯戍轉
輸之勞調理周
密詞意明徹
隆按自首至行
之之敵也是舉
秦事之失以為

漢書卷四十九

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
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
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
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揚粵。張晏曰。揚
州之南。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
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
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
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地塞故也。食肉而飲
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師古曰。能暑亦同。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
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
道。服虔曰。償。償也。如淳曰。償音奮。秦民見行。如往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
謫戍。先發。史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

隆按自胡人衣
食之業至民不
安矣言發卒備
胡之不便

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發之不
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
以計為之也。師古曰。北謂敗退。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
城屠邑。則得其財。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
湯火。師古曰。蒙昌犯也。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
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曰反。
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陳勝行戍。至於大
澤。為天下先倡。師古曰。倡讀曰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
劫而行之之敵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略反。
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
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墜。美草甘水
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

隆按自合遠方之卒至未始詳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二事

真德秀曰此謂大城中又立一小城也張邦奇曰民倚農則恒產立恒產立則土著固

土著固則緩急為用此勸農力本為當世急務也

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師古曰南畝耕種之處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人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師古曰纒淺也。猶言僅至也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本字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

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服虔曰藺石可投大石也。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晏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荅。荅廣九尺袤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說。是也。渠荅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

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謂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音徒鈞反。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

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先為室屋。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

具田器。廼募。舉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復扶目反。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舉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

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

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奴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

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承上句之言。謂官為備贖之耳。張說非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

富國強兵之術
微密精熟固非
其功者此西漢
文章猶為有用
之學也
與德秀曰按錯
三書其論邊備
皆古今不易之
論非直可施之
當時而已
一本治下有之
字
陳仁子曰文帝
策賢良能直言
極諫者得見錯
策始蓋有虞敷
納以言之遺意
劉奉世曰大害
謂秦亂從謂項
羽時漢得關中
羽四面爭天下
故曰亂從

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創也。音初亮反。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其得勝，逞氣志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鼓反。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師古曰：意所不及者。取其言以自輔也。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勳力。以翼天子。師古曰：比，和也。翼，助也。比音頻寐反。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師古曰：楸，美也。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師古曰：從，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一曰：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為從者也。並建豪英。以為官師。師古曰：師，長也。各為一官之長也。字或作帥。音所類反。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

隆按將以匡候
之不逮應上輔
其不逮句
王應麟曰帝親
覽三道之要垂
問四者之闕將
以廣箴諫之塗
求經濟之術也
諸乃對以親事
後宮之邪說大
功敵十之破詞
皆虛心待賢之
意哉

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總謂當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焉。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師古曰：重，音直龍反。與自朕躬。師古曰：自，自發視之。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為有司枉撓也。烏虜戒之。師古曰：虜，讀曰呼。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孟康曰：曹窋參子也。汝陰

鄭漢日策莫大
于漢策就事過
于龜策明暢
文皆鑿鑿可行
事太傅不及也
買中子曰洋
乎龜董公孫之
對有以哉
隆按朱晦翁云
龜董公孫之對
據道理只有仲
舒爲得公孫已
不見好龜錯所
說何事此定論
也
文彦博曰錯云
五帝神聖其臣

侯臣竈如淳曰夏侯嬰子也 穎陰侯臣何文穎曰灌嬰子 廷尉臣宜昌隴

西太守臣昆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誤曰混 所選賢良太子家令

臣錯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爲窟等所舉 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

賢王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

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 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爲

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臣瓚曰講

謂講也 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師古曰自託不明是謙退 讓之至也臣

竊觀上世之傳師古曰謂史傳 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

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

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竄等

廼以臣錯充賦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 甚不稱明詔

求賢之意臣錯出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

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

莫能及故自親
事夫所謂五帝
者堯舜爲聖之
優觀二典所載
堯命禹和云云
舜命禹自親事
堯舜果自親事
乎若後之人君
謂錯言爲是是
乃以一身一任
兩耳兩目獨任
自用以周天下
哉之萬務豈不殆
真德秀曰錯之
對賢一五帝正
論若所謂五帝
神聖其臣莫及
故自親事五伯
不以其臣故任
之也至則皆邪
說也至則皆邪
大也至則皆邪
諛辭也帝以直
言極諫求錯以
邪說諛辭對可

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官之中明堂之上淳如

曰法宮路寢正殿也 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

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直略反 燭以光明亡

偏異也師古曰燭照也 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

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師古曰甘露凝如膏

五穀熟祇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

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

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

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

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

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

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

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

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

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師古曰。各察己之材。用不敢踰越而經上。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師古曰。矜謂自也。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眾。而為之機陷也。孟康曰。機發也。陷穿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師古曰。顧顧也。若今言雇賃也。而民

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舉大者罰重。舉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辜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致傷國也。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齋汚之名。師古曰。辟讀曰僻。齋損也。汚辱也。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王。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眾。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

呂祖謙曰錯對
為語語以來售
世多短之至于
論三王計安天
下本人情及亡
秦之弊亦不可
廢
茅坤曰臣子納
忠而借往事最
得體

隆按必著人字
文乃安
一本殺下有人
字

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
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王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古師
曰臣亦不及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
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
師古曰輯和也。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
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
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及其末塗之衰
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官室過度。者欲亡極。民力罷盡。賦
歛不節。矜奮自賢。群臣恐諛。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為諛諛以
而為諛諛也。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
怒心。法令煩憊。師古曰憊痛也言痛刑罰暴酷。輕絕人命。
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
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

隆按吏不平政
不宣民不寧總
是一套事故舉
秦事之始以概
見其端云

一本師作師

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
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
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
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
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如淳曰覆露絕秦之迹。
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燒。文穎曰燒煩繞
也師古曰音如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舉人亡帑。師古曰謂除收帑非謗
不治。鑄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通關去塞。張晏曰
二年除關不用傳。不孽諸侯。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賓
禮長老。愛郵少孤。舉人有期。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
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後官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張晏曰足
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
張晏曰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師古曰各親耕

漢書卷四十九 龜錯

十五

隆按詔策在三
道與四者之闕
而錯一以五帝
三王五伯秦時
君臣之及不及
分答之未復總
前所云而歸帝
于五帝欲其躬

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
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
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
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
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
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
而賢聖不廢也。師古曰。遺弄也。不弄神。明之德不廢賢聖之名。故各當其世而立
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
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
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
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之材質。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
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
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然莫能望陛

親之以答悉陳
其志毋有所隱
之問是烏在
為直言極諫
或謂錯言小
計數則可奉大
對非所長也信
夫宋祁曰臣是衍
字存之語不得
成隆按削地之舉
雖忠于國矣曷
不如誼偃之策
分國邑以錫子
弟乎則我無削
之名而彼執且
自削也而顧驟
加裁抑以激其
變而卒以殺身
何其疏于為謀
哉洪邁曰錯穿
宗廟垣帝謂錯
無罪臨江王榮
坐侵太宗廟塼
地為宮卒自殺

下清光。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
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師古曰。遺。古師
弄神明之德。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
於天下。師古曰。究竟也。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
惜之。昧死上狂惑中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
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
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
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盜諸大功
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數請間言事。輒
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
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師古曰。堧者內垣之外游地也。音人緣反。門東
出。不便。錯廼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
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間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

兩者均為侵宗廟榮以廢之錯右貴幸故略不問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袁盎一言錯即夷族其寡恩忍殺復如此

劉實曰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矣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隆按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此錯失者處以藉口

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廼垣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師古曰以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廼先請固諫。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謹。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師古曰讓責也。錯曰。固也師古曰言固當如此。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黽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為吳相。

隆按嘉惟不密反為錯所陷以故益之言甚密而錯計又出于上錯觀曰袁盎與帝豈不知之而聽其偏讓是為臣報怨也故高帝封爵于吳以誠東甯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

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辱。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廼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願念也誠實也。盎曰。愚計出此。唯上

地之議耶
隆按次丞相青
翟等劾錯應上
錯案大臣多不好

茅坤曰其欲以
吳之未下者與
吳則實嬰委梁
以錯與之悲而
錯獨結禍悲夫
隆按父母妻子
一段與上錯父
秦觀曰漢斬錯
破也何則勝敗
之機繫於理之
曲直理直則師
壯師壯則師老
也理曲則師老
師老則之機也
何孟春曰錯之
為謀雖曰失於
輕舉要之為宗

社大計非為一
己計也景帝聞
變倉皇無策一
聞小人之說遽
爾輕殺後之臣
子其嗜盡心為
國謀慮哉
隆按未敘鄧公
一段以明錯之
無罪而見鄧公
小傳
宋祁曰著年字
則俗而不古但
云中則是史常
隆按此贊本史
記兩贊而損益
李觀曰史臣責
錯之父不逮趙
括母何其鄙也
夫趙括持必敗
之執母言趙王
不可使將及括
失律母以先見
獲宥最錯用至
忠之略與必敗

孰計之。廼拜益為泰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
中尉嘉廷尉毆師古曰張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
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
獨屬羣臣。不可信。師古曰屬委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
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鄧展曰徐僮錯不
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
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
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廼使中尉召錯給載行。
市。師古曰誑云乘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
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
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聞鼂錯死。吳
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銖錯為
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掛口不敢復言矣。

師古曰掛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
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
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為陛下不
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廼拜鄧
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師古曰漢多奇計。建元
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鄧先
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
言。顯諸公間。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張晏曰因宜仁心為質。
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財也適時已
變易。張晏曰及吳壹說。果於用辯。師古曰謂身亦不遂。
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
亡益救敗。不知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卒趙使趙

亡益救敗。不知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卒趙使趙

186
50
31

之執異也其父
雖懼禍至奈其
子所繫國之大
事也且使括母
言之足稱明婦
人也使錯父言
之是沮其子為
忠也孰可擬議
一本指作相

漢書卷四十九
許之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括有罪願不坐王
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悲夫。錯雖不終。世哀。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九終

